

第一集

張延厚書

桐城張延厚署

影印辽海丛书说明

《辽海丛书》初名《东北丛书》，创议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由金毓绂主编。付印时改称《辽海丛书》，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刊行于沈阳。全书包括正集与附集两部分。正集为十集，每集一函十册，共收书八十三种，为卷三百八十。正集外，卷帙浩繁者，曾单独刊行。今只影印其正集，分订成精装五册。

《辽海丛书》亦地方丛书之一种。然基于东北地方文献流传之特点，起例发凡之拟确有所因革；其蒐集极为广博，而去取尤严谨。该丛书凡例有云：「本编所收群籍，大略不出专著，杂志，文征三类。若辽海先正著述则属之专著；其原书已逸，由他书缀集可能成编者，则属之文征；至前代方志，传本极少，体似专著，义同杂志，本编亦取而重印之；若其书已逸，又无零篇断简可征者，则撰辽海经籍考，预悬存目，以待征访。」其取法前人编辑郡邑、掌故、文征诸书之所长，更能周咨博访，竭力网罗，精心参稽，故所汇此东北文献之鸿编，堪称史籍之珍。当我学人研讨地方史以鉴往开来之时，影印是书，的为宜矣。

该丛书各集所收之撰述，多采用世所罕见之本。其中以传抄本居多，家藏稿本次之。凡此诸本，今俱不易得。至于绝版之复本，金氏辑补本之十数种，至为珍贵。其有关辽海之载籍而流传于朝鲜、日本者，亦收有多种，可补前史之不足，校史之异同，为考证之资，其辑逸校补，保存文献之功，自不可泯。

是丛书刊行之初，虽拟续编，惜因「九·一八」国难祸起而中辍。历半世纪而至今，辽海大地在五星红旗招引下，物质、精神两文明之建设，正蓬蓬勃勃，欣欣向荣。当此之时，又着手编辑《辽海丛书》之续编，承前人所未竟。故先将原编《辽海丛书》正集影印，一则以应科研工作之渴求，一则以为续编之借鉴。至于重新考订、校点之议，以原编所用之稿本孤本多已散逸，非一时所易举，仅以李文信批注之若干条多关历史地理者，增刊于后，以资钩考。略述如上，以为影印说明。

辽海丛书总目

缘起

总一

第一册目录

辽小史

一卷 明 杨循吉撰

总五

金小史

八卷 明 杨循吉撰

集一总一三

辽方镇年表

一卷 民国 吴廷燮撰

集一总三九

金方镇年表

二卷 民国 吴廷燮撰

集一总七九

渤海国记

三卷 附校录一卷 民国 黄维翰撰 校录金毓绂撰

集一总一四三

松漠纪闻

二卷 补遗一卷 宋 洪皓撰

集一总二〇三

扈从东巡日记

二卷 附录一卷 清 高士奇撰

集一总二一五

柳边纪略

五卷 清 杨宾撰

集一总二三五

凤城琐录

一卷 清 博明撰 附 朝鲜轶事 一卷

集一总二七三

沈故

四卷 清 杨同桂撰

集一总二八三

滦阳录

二卷 朝鲜 柳得恭

集一总三一三

燕台再游录

一卷 朝鲜 柳得恭

集一总三三三

辽东志

九卷 明 毕恭等修 任洛等重修 附解题校记

集二总三四五

全辽志

六卷 明 李辅等修 附校记

集二总四九五

第二册目录

辽阳州志	二十八卷	清 杨鑑撰修	集三	总 七二三
铁岭县志	二卷	清 贾弘文修 董国祥纂	集三	总 七六三
铁岭县志	二卷	清 贾弘文修 李廷荣补辑	集三	总 七八六
锦州府志	十卷	清 刘源溥 孙成纂修	集三	总 八〇五
塔子沟纪略	十二卷	清 哈达清格撰	集三	总 八八五
岫岩志略	十卷	清 台隆阿修 李翰颖纂	集三	总 九三五
沈阳纪程	一卷	清 何汝霖撰	集三	总 九八七
沈阳纪程	一卷	清 潘祖荫撰	集三	总 九九一
东北輿地释略	四卷	民国 景方昶撰	集三	总 一〇〇一
黑龙江輿图说	一卷	清 屠 寄撰	集三	总 一〇二一
医 间 集	九卷	明 贺钦撰	集四	总 一〇六一
耕烟草堂诗钞	四 卷	清 戴梓撰	集四	总 一一二三
庆芝堂集	十八卷	清 戴亨撰	集四	总 一一五五
在园杂志	四卷	清 刘廷玑撰	集四	总 一二五九
爱 吟 草	一卷	前草一卷 附题跋殉节录一卷 清 常纪撰	集四	总 一三二三
解脱纪行录	一卷	行吟录一卷 清 金科豫撰	集四	总 一三四九
三槐书屋诗钞	四卷	清 金朝觐撰	集四	总 一三五九

第三册目录

皇清书史 三十二卷 卷首卷末附录各一卷 民国 李放撰 集五 总一三九九

画家知希录 九卷 民国 李放撰 集五 总一七一五

辽文萃 七卷 清 王仁俊辑 附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 集六 总一七七七

黄华集 七卷 附录一卷 金 王庭筠撰 民国 金毓绂辑 集六 总一八一五

双溪醉隐集 六卷 元 耶律铸撰 清 李文田笺 集六 总一八六一

李铁君文钞 二卷 清 李锴撰 集六 总一九五五

含中集 五卷 清 李锴撰 含中隄集两集校录一卷 金毓绂撰 集六 总一九九一

瑶峰集 二卷 附录一卷 清 王尔烈撰 集六 总二〇四三

两汉纪字句异同考 一卷 清 蒋国祚撰 集六 总二〇五九

指头画说 一卷 清 高秉撰 集六 总二〇六七

白石道人歌曲疏证 六卷 宋 姜夔撰 民国 陈思疏证 集六 总二〇七五

白石道人年谱 一卷 民国 陈思撰 集六 总二一二一

清真居士年谱 一卷 民国 陈思撰 附校记一卷 郑文焯撰 集六 总二一六七

稼轩先生年谱 一卷 民国 陈思撰 集六 总二一八五

第四册目录

全辽备考 二卷 清 林佶撰 集七 总二二一三

东三省舆地图说 一卷 附录一卷 清 曹廷杰撰 集七 总二二四三

西伯利亚东偏纪要 一卷 清 曹廷杰撰

集七 总二二六九

东北边防辑要 二卷 清 曹廷杰撰

集七 总二二九三

盛京疆域考 六卷 清 杨同桂 孙宗翰辑

集七 总二二一九

锦 县 志 八卷 清 王奕曾等修 范勋等纂

集七 总二三五五

广宁县志 八卷（原缺卷七至八）清项蕙修 范勋纂

集七 总二三八五

宁远州志 八卷 清 冯昌奕等修 范勋纂

集七 总二四〇七

盖平县志 二卷 清 骆云纂修

集七 总二四三五

开原县志 二卷 清 刘起凡等纂修

集七 总二四五九

布特哈志略 一卷 民国 孟定恭撰

集七 总二四七七

翰 苑 残一卷（第三十）唐 张楚金撰 雍公叔注

集八 总二五〇九

辽东行部志 一卷 金 王寂撰

集八 总二五三一

鸭江行部志节本 一卷 金 王寂撰 民国 朱希祖考证

集八 总二五三九

使辽语录 一卷 宋 陈襄撰

集八 总二五四一

嘉庆东巡纪事 三卷 清 □□撰

集八 总二五四七

辽 纪 一卷 明 田汝成撰

集八 总二五六五

辽阳闻见录 二卷 清 顾云撰

集八 总二五八一

鲋 话 一卷 清 佟世思撰

集八 总二五九一

耳 书 一卷 清 佟世思撰

集八 总二五九五

旗 军 志

一卷 清 金德纯撰

集八 总二六〇三

蜀 轺 程 纪

一卷 清 文祥撰

集八 总二六〇七

巴 林 纪 程

一卷 清 文祥撰

集八 总二六一七

栋 亭 书 目

四卷 清 曹寅撰

集八 总二六二一

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本书目

一卷 清 孙冯翼撰

集八 总二六九一

永乐大典书目考

四卷 郝庆柏撰

集八 总二七〇五

沈 馆 录

七卷 朝鲜 □□撰

集八 总二七六三

沈阳日记

一卷 附录一卷 朝鲜 宣若海撰

集八 总二八四五

第五册 目 录

雪履寻碑录

十六卷 首一卷 附人名通检 清 盛昱辑

集九 总二八五七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六卷 乾隆十二年 敕撰

集九 总三〇九七

梦鹤轩梅解诗钞

四卷 清 缪公恩撰

集九 总三一九三

易

原

十六卷 清 多隆阿撰

集十 总三二三九

毛诗多识

十二卷 清 多隆阿撰

集十 总三三六一

慧珠阁诗

抄一卷 附录一卷 清 多隆阿撰

集十 总三四六一

毛诗古乐音

四卷 清 张玉纶撰

集十 总三四七七

梦月轩诗钞

一卷 清 张玉纶撰

集十 总三五一七

大元一统志残本

残十五卷 辑本四卷 考证附录各一卷

集十 总三五二三

辽海丛书总目提要

金毓绂撰

集十 总三六三九

辽海丛书附录

集十 总三六四六

李氏辽海丛书批注

李文信撰

李仲元整理

总三六六五

附 册

黑龙江舆图

六十一幅

清

屠寄序

崔祥奎等测绘

遼海叢書刊印緣起

叢書之刊近代始盛著錄之目無虛千名總其大齊或一人自著或衆家羅列或以學術標目或以地方命名大抵較近學術科條纂繁分別類居程功乃易刊刻叢書理亦不外是也近代聞人喜刻地方叢書如定州王氏之刊畿輔南昌胡氏之刊豫章皆以一省爲範圍著錄之籍多至百種蔚爲大觀稱極盛矣若乃紹興先正常州先哲武林掌故以至台州江陰婁東吳興由省而府而縣而鎮範圍愈狹分類愈細保存愈易學討愈便此近世刻書之效亦地方叢書所由日盛也

遼海一隅刻書之風未盛然不可謂絕無著錄也以吾儕所知若藩陽孫氏馮翼之刊問經堂叢書遼陽蔣氏國祥之刊兩漢紀兩南唐書千山曹氏寅之刊棟亭十二種校刻既精流傳尤少世人求此常需重金吉林盛氏彙刊故籍三十餘種顏之曰探源書舫叢刻今

緣起

一 遼海叢書

則其版尚在近而可求又非若孫蔣曹三氏之刊版胥歸蝕蝕渺不可尋也之數氏也皆著籍於遼海爲世聞人嘗竭其畢生之力以從事校刊之學而吾鄉人乃不甚稱道何也夫家有敝帚尙享之千金若此數氏所刊之書何啻璆琳初非敝帚之比而乃不知寶愛翻盛釋他人之多珍亦見其惑也已

曩者武進謝氏商昌於長奉天教育之日曾倡刊東北叢書惟未聞寫定例目同時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刊行滿蒙叢書蒐得九十七種雖其著錄之籍偏於掌故置先正遺著而不數僅比於武林掌故且祇刊成七卷二十八種未得畢工然與謝氏之議遙相輝映亦地方叢書之具體而微者也三四年前遼陽金氏維翰欲廣謝氏之志編印遼海叢書勤於蒐求所得殊夥且於書籍之外兼及碑誌印信泉幣明器例目大略寫定苦於無資未及付刊歲月荏苒以至今日當務之急殆謂此矣

刊刻地方叢書爲今日之急務刊刻遼海叢書尤爲吾儕之急務權舉其故約有四因燕啓遼東漢郡玄菟良維之闢歷三千年中間碩儒傑士後先輩出遠者勿論如北魏高謙之之涼書金張浩之華表

卓爾一時而至今乃無一存豈非以蒐集乏人保存無術遂致與荒煙蔓草同歸泯滅歟亡者不可復得存者猶可蒐集及今不圖所失益多一也風土剛勁長於弓馬此爲良維之殊質然遂謂拙於文事亦厚誣我先正也試觀中州集錄存之詩遼東全遼兩志錄存之藝文熙朝雅頌集八旗文經錄存之詩及文中州樂府白山詞介錄存之詞凡遼賢之著作儘多可誦不能廢也他如耶律晉卿父子之湛然居士雙溪醉隱賈克恭及遼東三老之遺集亦皆文采斐然獨出冠時詩大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我先正有明且清之言而不知保存之是亦後生之恥二也往者遼陽金氏撰遼東先正著述

緣起

二 遼海叢書

考凡得百五十餘種近頃瀋陽關君文瑛撰遼海藝文志更增至數百種然其中有錄無書者居十之六七以其蒐集之難彌傷散失之易況有清一代作者多爲旗籍如熙朝雅頌集八旗文經天咫偶聞著錄諸家皆祇著明某旗不詳本貫欲知其是否爲遼海先正必參稽他籍及詢諸故老而後定今日如此來日可知蒐而得真是爲要務三也語曰物聚所好又曰求則得之不求而致散佚是後人之不知務求而終無所獲斯典籍之不可復吾儕守先待後冥心苦索或發於寢食或形諸夢寐往往有得之無意中不脛而自至者彼畿輔豫章諸叢書之刊刻其始也豈必如是之多惟其求之也勤故其聚之也衆不於此時旁搜遠采網羅一切更何待焉四也具此四因刊刻愈要當世明達必避斯言

凡刻一地方之叢書必以一地方爲範圍此定例也在吾遼海則不然謂宜立四例以括之四例維何一曰專著二曰雜志三曰文徵四

曰存目例如湛然居士集雙溪醉隱集醫周集臆集尚史之類作者皆隸於遼且能卓然成家篇章完具保存真面目一字不遺是曰專著此師說輔錄章諸叢書之成規也又如洪忠宣松漠記聞楊可師柳邊紀略作者雖非籍於遼而所述實資遼故良雖故籍此類爲多刊叢書者理宜並采是曰難志此師武林掌故叢書之成規也

東全遼兩志清代康熙時所修之府州縣志亦難志之屬不能別立一類 又如中州集熙朝雅頌集八旗文經白山詞介著錄之詩文及詞多屬錄自作者之專集而今則原刻之本大半亡佚收拾叢殘刺取字句分類纂集別爲一錄附錄作者小傳以符因文傳人之旨意在輯佚是曰文徵此師湖南文徵之成規也又如高氏涼書張氏華表山人集王氏文集及叢辨

帝王氏一家父子兄弟祖孫之作得數十篇別爲黃華集此爲轉選一類亦文徵之倫也 元氏壬辰雜編年代已遠固久付之劫灰不可再得即如清代李錯之原易春秋通義蔣攸銑之繩樞齋集年代非遠亦皆付之若存若亡之列諸史藝文志

緣起

三 遼海叢書

所載多半有錄無書豫懸集名以備徵訪是曰存目此又師通志校讐略編次必記亡書及叢輔書徵之成規也蓋在他方作者如林別擇綦嚴猶患其多遼海作者稀如星鳳立例雖寬猶患其少以本抵之不同故體例亦因以異焉往者章實齋先生嘗作方志立三書議其言曰凡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始可通古人之遺意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者相輔而行闕一不可此雖創論實洞制作之原其所謂志即比專著其所謂掌故即比難志其所謂文徵亦吾儕之所謂文徵章氏雖無存目一例亦即該於三例之中彼立三書此創四例三書立而方志之體始備四例創而叢書之用始宏比物此志驗以茲編

四例既立更權大名吾儕校刊叢書而命名曰遼海何也考魏書庫莫奚傳云乃開遼海置戍和龍北史突厥傳云其地東至遼海以西

至西海萬里唐書薛仁貴傳謂仁貴威震遼海此遼海一名之所由出也宋人之乘輅錄載遼館伴劉經之語曰遼海即遼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此一義也遼東志謂艾河源出那丹府西流與土河會別名遼海又謂遼海源接艾河西流入梁房海口此云遼海即指遼河此又一義也

明史地理志三萬衛西有大清河東有小清河遼東志爲尤斷近人釋遼海之義者謂遼河上源之地有廣大之沙漠一望如海然終不若劉經所釋之明晰金人張浩構遼海亭於遼陽高士談有詩詠之又何嘗限以遼河上源耶遼東志之釋遼東也曰遼遠也以其遠在九州之東故曰遼遼東明人於山海關外概稱之曰遼東都指揮司蓋用是義然則遼海之名義同遼東又何疑乎或謂遼海命名之義散聞命矣若吉林若黑龍江似非遼海所能該抑又不然前代之稱遼東未嘗遺吉黑之地而不數且稱名之例往往以大該小如元人之稱遼陽行省非遼陽一地所能限也清代之稱奉

緣起

四 遼海叢書

天省又非奉天一府所能限也故稱遼東而該遼西可也稱遼海而該吉黑亦可也夫名以示別而已地方之名一別於各方二別於屬部叢書之名一別於他籍二別於小名苟不礙於二者將無適而不可此又遼海叢書之所以名也

張文襄公有言叢書最便學者爲其一部之中可該羣籍殘存佚爲功尤鉅

書目答問 嗚呼叢書之所以可貴者此數語盡之矣刻書正如聚錢以貫穿錢始不散多刻叢書始不佚歐陽公云自漢以來作者衆矣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其有幸不幸歟

唐書藝文志 蓋爾時刻書之術未盛故其存滅一任自然若在今日則與唐代迥異朝脫於晚夕鏤於版本爲常事故古人之書以不刻而亡今人之書以刻之不當而亦亡惟用叢書之法則不拘卷帙多寡片言隻字皆可附之以傳世之求書者得其總名俯拾即是其法極便見一種則刻一種刻一種則存一種所謂蒐殘所謂存佚其功

在是是可尙也是故古今之書以無人刊刻及刊刻不當而致散佚者胥可用叢書之法兼收而並蓄之他方如是遼海尤要吾儕今日以刻叢書爲急務亦以此耳

頃聞遼海同人集貲刻書蒐得多種分集刊行殺青之期限以二載此爲創舉至可喜也近如中州張氏之三怡堂叢書寧波張氏之四明叢書皆與茲編同其倫類安徽叢書頃亦刊成二集風行內外吾道不孤無間遠近遙爲嗣響其在茲編謹敘緣起以告當世知言君子幸裁教焉

遼海叢書編印社謹識

緣起

五

遼海叢書

凡例

一本編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將所蒐集之書分爲若干集以次付刊其有卷帙繁重者則不編入某集之內以便單印別行此仿逆筠移叢書附刊永樂大典目錄之例也

一本編所收各籍大略不出事著雜志文徵二類若遼海先正著述則屬之雜志其有原書已佚由他書綴集僅能成編者則屬之文徵至前代方志傳本極少體似專著義同雜志本編亦取而重刊之若夫其書已佚又無零篇斷簡可徵者則別撰遼海經籍考預懸存目以待徵訪儻亦知言君子之所深許歟

一本編所取諸本頗費營慮如楊大瓢柳邊紀略有三種刊本以收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叢書之五卷本爲最足一也高江村扈從東巡日錄有兩種刊本以列入江村全集者爲最足二也本編所采悉爲足本類此之籍不一而足姑舉二例以概其餘

凡例

遼海叢書

一本編付刊次第不無緩急先後之分其爲家藏稿本及傳鈔本而向未付刊者在所宜先其書雖已付刊而久經絕版者次之其見在雖有傳本而非本編所能遺者又次之至於流傳甚廣不虞散佚之作則暫不收入載籍至夥資力有限不能悉刊勢使然也

一本編之所取材固由同人多方蒐集七年求艾非可猝得然海內外諸賢達或出原本或鈔所藏以時間出曾無吝色援助之雅其何可忘謹志於此用表謝忱

一本編限於時間倉卒付印校勘未能精審魯魚亥豕在所難免大雅宏博隨時指摘謬誤俾得於再版時據以改正是所切望

遼海叢書第一集總目

遼小史一卷	明楊循吉撰	傳鈔本
金小史八卷	明楊循吉撰	傳鈔本
遼方鎮年表一卷	江寧吳廷燮撰	稿本
金方鎮年表一卷	江寧吳廷燮撰	稿本
渤海國記三卷	崇仁黃維翰撰	稿本
松漠記聞二卷	宋洪皓撰	顧氏文房小說本
扈從東巡日錄二卷	清高士奇撰	原刊本
柳邊紀略五卷	清楊賓撰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叢書本
鳳城瑣錄一卷	清博明撰	清同三印本 又傳鈔本
藩故四卷	清楊同桂撰	原刊本
瀛陽錄二卷	朝鮮柳得恭撰	傳鈔本
燕臺再游錄一卷	朝鮮柳得恭撰	傳鈔本

第一集總目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第一集總目

遼小史序

夫遼者東胡也保於鮮卑徙於潢水遷於遼西九傳爲慕容皝所破國分爲三始號契丹首領莫奇居潢水土河之間有子八人復爲高句麗所破請附於魏又居白狼水東唐太宗征高麗首領窟哥來朝拜松漠都督賜姓李氏其後或叛或附至雅里始姓耶律阿保機者耶律撒剌的長子也始稱皇帝至德光當晉天福二年又改號大遼屢侵中國至殺胡林死所謂帝昀者是已歷五代至天祚當宋宣和七年爲女真所滅前後稱帝九主共一百五十年興廢治亂具在國史其文甚夥今遼史修于蒙古宋金鼎立不分正閏于時會稽鐵厓楊先生有正統論我吳郡南峰楊先生所以有小史之作也小史止一卷闕畧其事豈以其夷狄而不欲詳耶抑其史多中國人粉飾如爲炎帝後不足信耶南峰著述甚富而小史流傳不廣余友徐元輝精校重刻并先生他作盡爲流布其楊氏之忠臣歟不佞晚學于先

遼小史序

遼海叢書

生書多有藏本茲承元輝命頗預竄乙之役乃記其始末如此豈敢叙先生文哉

萬曆己酉仲春既望鄉後學錢允治書

遼小史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叙

遼故契丹部族契丹之君痕德堇可汗時權歸于越耶律德耶律億者迭刺部夷離堇也爲契丹十越總知軍國事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身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關弓三百斤嘗以騎兵七萬會李克用于雲州易袍馬約爲兄弟爲克用破劉仁恭而中國畏之唐天復四年痕德堇可汗死國人立以爲皇帝制如中國是爲遼太祖時當五代之始與中國聘問往來不絕其都有五京自太原以東至高麗有中國之地帶數千里而沙漠以北所統諸國皆入貢籍其官有北南面大王北面治國人南面治漢人又有北南府宰相北兵南民分治之而大抵因唐舊兼用國制惟于越最貴太祖立其將二十一人各有所擬而耶律曷魯爲心肅敵魯爲手敵魯之弟阿古只爲耳立七年諸弟刺曷魯等數反追至榆河獲之是時轄底亦在擒中太祖問轄底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國也于是縋殺轄底而赦諸弟轄底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多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然轄底竟死是後累以兵南畧地幽薊凡下州數十國勢大振而唐興滅梁甲申年詔國中曰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天意聞者皆驚莫識謂何也即日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諸部既以次就俘于是又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豈宜安駐乃親征渤海大誣謬忽汗城誣謬力屈素服葉素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三日復叛破之駕幸城中以兵衛謹讓及族屬以出改渤海爲東丹國而立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仍賜天子冠服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倍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

遼小史

遼海叢書

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陸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于是以大譚讓置于皇都未幾諸部多叛隨平之太祖在位二十年次扶餘府不豫有黃龍見城上可長一里其光奪目入于行宮而太祖以龍見之夕崩年五十五所謂丙戌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後以扶餘爲黃龍府云太祖既崩人皇王適當立自東丹國來奔然太后意在大元帥德光德光太祖第三子也太祖在時德光當國掌兵外嚴內寬嘗從平諸部東西萬里所向皆有功是時人皇知太后意欲立德光乃率羣臣請於太后曰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于是讓位與大元帥大元帥立是爲太宗既立反疑人皇王以東平爲南京徒一倍本下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人皇王歸國快快不自得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人皇王人皇王改海上使再至人皇王歎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

遼小史

遼海叢書

大山全無力差見故人鄉從此投外國于是浮海適唐唐以天子儀衛迎人皇王人皇王坐船殿百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李名贊華以爲慶州節度使人皇王雖去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遼亦嘗報之及李從珂殺其主自立人皇王自唐上書密報太宗曰從珂弑君蓋討之會從珂伐石敬瑭敬瑭急亦來求救于是太宗自將援敬瑭及次太原大敗唐兵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封敬瑭爲晉王敬瑭與其妻子親屬奉觴上壽是時從珂諸軍皆不進自將精騎三萬出次河橋督之然知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太宗于是召敬瑭至軍中賜坐從容謂一作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面一作世爲我藩輔遂册敬瑭爲大晉皇帝酒酣執手約爲父子以五百騎送入洛陽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晉主至洛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同死人皇王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晉得立者太宗之功也

晉德遼甚以燕雲十六州來獻歲輸金幣由此中國益尊遼矣然是時南唐常以蠟丸書來言晉密事太宗疑之既而無他亦能及敬瑭死子重貴立遣使來謝書稱孫不稱臣使人讓之景延廣答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立爲鄰爲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還具奏之始有南伐之意既而得晉謀知有二心於是發大軍進討晉來乞和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晉不從相持二年勝負畧相埒既而晉大敗遼軍太宗被迫急獲一驍騎乘之僅得歸太宗大恥之復大出師討晉晉師力窮其將杜重威以衆二十萬降遣使入汴諭晉帝晉帝素服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彙索牽羊以待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罪帝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是時維翰已先誅死獨延廣被執以牙籌數其罪有八禁送都道自殺當此晉平帝入汴御殿受百官朝而降封重貴爲負義侯安置黃龍府於是始建國號大遼凡在汴四月而發故晉諸司僚御及圖籍法

遼小史

遼海叢書

物悉一本下歸上京而以宰相馮道從行道中皇太弟一本下遣使問軍前事帝報曰汴州猶難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于此今所得已七十六處若非汴州炎熱難居再留一年太平可致至高邑崩年四十六在位二十二年是爲遼太宗也太宗還後中原州郡隨叛歸劉知遠是爲漢方太宗崩諸子無在者時永康王阮從于是在道得立永康王者小字兀欲人皇王長子也太宗愛之故將在軍中方諸將欲立永康王永康王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李胡者太宗母弟掌兵爲人殘忍太后以少子故篤愛之嘗屬意欲以天下傳李胡而壽安王又太宗長子當立故永康王以爲疑謀之耶律安搏安搏曰大王聰明寬恕人皇王之嫡長一本下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何一作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爲信安搏詣北院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汪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

王爲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爲國
家啟釁安博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爲儲副況永康王賢
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
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
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令曰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
嫡長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諾于是永康王即位于
柩前永康王既立太后聞之怒甚遣李胡將兵逆擊永康王至秦德
泉爲安端留可所敗歸盡執永康王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
先殮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是時太
后及李胡自將兵與永康王相持于橫河兩軍隔岸而陣各言舉兵
意時耶律屋質從太后爲謀主永康王行間于太后太后以間書示
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
疑臣安得盡忠即今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則宜速戰以決勝

遼小史

遼海遺書

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
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
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
臣請往萬一永康見聽社稷之福一本下有一字乃遣屋質授書于帝帝
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已也能釋怨以安
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安一作和好永康王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
曰即不敵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屬執于李胡者無
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
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舒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
遂遣使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
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
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調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
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

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
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
尋太后牽于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
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遺諸弟亂天下荼毒痼痼未復肅可再
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
大慟太后本下有復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
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
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尙以爲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
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
自爲之乃許立永康王各罷兵趨上京是爲世宗天授皇帝既而聞
太后與李胡復有異謀于是遷之祖州帝既立二年而漢主劉知遠
死子承祐立南唐復以蠟丸書來勸攻漢于是自將南伐大獲而還
又一年漢郭威弒其王自立國號周攻南唐南唐來乞將師自將兵

遼小史

遼海遺書

應之在道與羣臣飲醉泰寧王察割素有不臣意久未得逞屋質嘗
以其奸狀聞于帝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
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然察割由此自疑是日羣臣皆辭察割
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以謀告耶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
兵入弒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
見瑪瑙碗曰此希世寶也今爲我有託于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
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王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朝
一作來朝固不足憂方察割爲亂時求屋質屋質易紫衣得出亟召
諸王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人迎之王至尙猶豫屋質曰
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是者萬一落賊手悔將何
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通明整兵圍之于外察割尋弒
皇后倉皇出陣壽安王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弒逆復將若何賊黨以
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乃以所繫羣官家屬持弓矢脇之曰無過殺